

文化与文明互鉴

探访印加

——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与互动透视

林被甸

内容提要：印加原本是安第斯高原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缺乏优势的一个后起小部落，它为何能在15世纪战胜所有其他强大部族并崛起为一个地跨现今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和阿根廷五国版图的庞大帝国？作者通过对马丘比丘、库斯科太阳神庙、萨克萨瓦曼等文化遗址的实地考察，从巨石建筑技术细节入手，深入发掘印加“巨石文化”的丰富内涵，较全面地展现了印加在庙宇和宫廷建筑、大型梯田灌溉系统和道路工程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印加人创建了代表安第斯最高文明水平的“巨石”文化，为缔造印加帝国大厦提供了坚固的基石。本文认为印加人之所以能够在部落争战中胜出，恰恰在于他们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利用战争这一特殊形式广泛吸取各民族优秀文化，最终打造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印加帝国崛起的历史说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印加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安第斯各民族优秀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从一个弱势群体迅速发展壮大，最后建成古代美洲最强大的帝国，并创立了与玛雅文明特色不同但同样辉煌的印加文明。

关键词：印加文明 文化交流 巨石文化 马丘比丘 库斯科太阳神庙 萨克萨瓦曼

作者简介：林被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K977.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6649(2017)02-0140-14

走进印加^①世界：一次艰险而又引人入胜之旅

几年前，当笔者登上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顶极目了望时，展现眼前的是1000多年前壮丽的玛雅文化景观^②，惊叹之余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与玛雅文化迥然不同的另一个印第安文化中心——印加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也能去一探究竟吗？很快又意识到，印加老家处在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上，印加之旅对一位老人来讲岂非痴人梦想！没想到多年后竟然梦想成真，笔者在圆了玛雅梦之后，又圆了印加梦。然而，此行一波三折，差一点临阵退却，梦碎安第斯山脚下。

说临阵退却，原因全在一个“险”字。最能代表印加文化的当然是库斯科和马丘比丘，这两处遗址都在安第斯山上，免不了要登高攀爬。对此笔者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一旦付诸行动，对两处遗址做一番调查了解之后，不觉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对此行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所谓风险不外乎两条，一是山高，二是路险，但其难度超越了自己的预想。

先说山高。当年印加人把首都库斯科城^③建在安第斯山高原上，那里海拔高达3400多米，相当于登两座泰山，有的遗址甚至比地处青藏高原的拉萨城还高。据说，赴库斯科的游客有一下飞机就当场晕倒的，不得不原机返回。当年征服者皮萨罗曾想利用印加这个首都作为殖民统治中心，终因经不住高原缺氧的气候条件，只得退回到利马另建新城。中国的西藏风光诱人，可笔者从没有想过去那里一游，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安第斯山是仅次于喜马拉雅山的世界第二高山系，岂敢贸然到异国他乡去登高攀爬！

再说路险。山高必然路险，但库斯科城是个例外：当年印第安人修建的王家大道四通八达，现代交通更加便捷，可说那里山高路不险。马丘比丘古城的海拔高度虽不及库斯科^④，但它建立在乌鲁班巴河谷拔地而起的山峰上，山崖陡峭，十分险峻。古城依山而建，内部皆以石阶相连。望着图片上层层叠叠的石阶，笔者不禁联想起爬北京香山的狼狈情景，可那才多高呢，而马

① 西班牙文为 *inca* 或 *inka*，也译作印卡。

② 林被甸：《探访“玛雅”——兼评孟席斯关于玛雅文化来自中国影响的观点》，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Brian S. Bauer, *Ancient Cuzco: Heartland of the Inc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4, pp. 76-80.

④ 库斯科城海拔为3350米，马丘比丘古城为2438米，后者终年云雾缭绕，易被误认比前者更高。

丘比丘遍布石阶，山道多达100条，一条多达160级台阶，而且台阶形状不一，高度都不低。一圈绕下来要迈过成千上万级这样的台阶，能吃得消吗？

看来，安第斯山对笔者来说高不可攀，无缘“印加”之行了。可是，出境手续已齐备，岂甘轻易放弃。中心地区去不了，那就到外围感受一下也好：利马及沿海地带也有很多安第斯古文化遗址，那里后来也是印加帝国的一部分。于是，调整了计划，行程不变。2015年6月20日，终于整装出发了。飞抵利马之后，稍加整顿，第二天就出发去参观利马地区最重要的古文化中心——帕恰卡马克遗址。遗址位于利马城南28公里的鲁林河谷，占地400多公顷，由土坯和夯土垒成的庞大建筑群，包括神庙、宫殿、金字塔、墓地等。遗址所属的沿海地区干旱少雨，建筑普遍采用土坯，景观与高原地区大不相同。这片建立在茫茫沙漠上的土黄色建筑群，乍看与中国新疆丝路上的高昌故城颇为相似，但实际上，帕恰卡马克兴起于公元前200年，时间上比高昌故城更早，延续历史更长，城市功能也不同。直到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毁坏之前，1000多年来帕恰卡马克一直是重要的宗教中心。

帕恰卡马克遗址入口处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遗址的历史和概貌。据记载，帕恰卡马克原是安第斯山文化中古老的神明，奉为“创世之神”。^①传说他最后在风景秀丽的湖泊中隐居，这湖就是今日之的喀喀湖，这个神话故事隐喻安第斯文明从这里发源。据印加人的说法，帕恰卡马克神不显形，也不需要举行任何祭祀仪式，只用他的名字称呼国王。因此，这里兴起的一个强大国家也称作帕恰卡马克王国，后来皆统一于印加帝国之下。

进入遗址区，笔者一行沿着步道细心探究历史遗留的踪迹。建筑物中，宽阔的墙面上有一排排上窄下宽的梯形窗式装饰，明显表现了印加文化风格。其中最高大的建筑物被称为太阳神庙，建立在金字塔形的巨大土丘的顶上，背朝大海。神庙大殿背部建有观象台，是祭司观察太阳出没和制定历法的地方。在太阳神庙一侧低处建有月亮神庙，被征选来的美丽少女被称作“太阳贞女”，在这里学习各种技艺，服务于印加国王和神明。印加国王为统一宗教信仰，强调太阳神印蒂（Inti）的至高无上，同时继续敬奉古老神明帕恰卡马克和维拉科恰，对各被征服部族的神明兼容并蓄。这个兴起于公元前的文明中心后来经过大规模的重建和扩建，在15世纪印加统治时期达到鼎盛，也就

^① [英] D. M. 琼斯、B. L. 莫里努著，余世燕译：《美洲神话》，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年，224页。

明显地“印加化”了。

印加人远在安第斯高原，他何以能征服千里之外的古老王国呢？那些比恰帕哈马卡强大得多的奇穆、基多、蒂亚瓦纳科等大小王国和帝国，为什么一个个都被印加人所征服？印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对“外围”的接触并没有对笔者起到自我慰藉的作用，反而更激发了探访印加中心的强烈愿望。

我们下榻的是利马市区中国人开的一家旅馆。近年中国与秘鲁交往频繁，不少中企派员长驻利马，旅馆大厅每天人来人往，少不了议论游览马丘比丘遗址的观感。一位从事电信业务的年轻人对我说：马丘比丘太神奇了，去了三次仍觉得不过瘾。2007年，马丘比丘与中国长城一起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不到马丘比丘，能说这次跨越万里的访问是“不虚之行”吗？于是笔者又调整计划，这一次下定了排除万难的决心，冒险也要攀登安第斯山了。

云端古城马丘比丘

攻坚克难，笔者将第一个目标选定为马丘比丘。凌晨3点起床，赶上5点飞往库斯科的第一个航班。马丘比丘位于库斯科东南80多公里，要先到库斯科，再转乘火车前往。飞机穿过云层，向着安第斯山方向飞行，心情不免有些激动。飞行约一个多小时，降落在库斯科一个不大的机场上。打开舱门，寒气扑面而来，明显感到与利马温和湿润的气候迥然不同，与6月的北京相比更是两重天。在高原地区不是一年四季，而是一天要经历四个季节，早上日出后是春天，中午是夏天，傍晚是秋天，夜晚就进入严寒的冬天了。听说昨晚这里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航站大厅炉火熊熊，供乘客取暖，但我们还是用上了全部御寒家当。

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当年印加人开辟的山间古道，自带帐篷行装，风餐露宿，经四天长途跋涉方能到达。喜好登山野营者，往往选此路线，乐此不疲。另一条是坐火车前往，大约费时4小时，我们当然选择后一条路线。8点时分我们坐上了赴马丘比丘的观光火车。车厢用玻璃作顶，宽敞明亮。火车盘山而行，先爬过4000米的山峰，一路迂回曲折缓慢行驶，我们尽情欣赏沿途安第斯高原的秀丽风光。火车上提供特色糕点和饮料，还有羊驼毛时装表演助兴，不觉到达了终点热水镇，这是马丘比丘山脚下唯一有火车相通的小镇，因有温泉浴池而得名。安第斯山地区有丰富的温泉资源，当年印加贵族享受冷热水供应，常年温泉沐浴，并非虚传。

在热水镇饱食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和各种热带水果之后，改乘小巴士上山。出发前，在小镇的集市上买了一根手杖，一看英文写着“中国制造”，价钱比国内便宜。当地的一位向导已在车前等候。小巴盘山而上，上山公路更加狭小曲折，只得缓慢爬行。走了一程之后，车辆无法通行，就得徒步登山了。向导看上去一副高原本地人脸膛，黝黑健壮，自我介绍上过大学，因迷恋印加文化，曾自费花一年时间实地考察，从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一路步行到库斯科，走过大大小小的印加古道和索桥，称得上是一位资深导游了。他对于我满脑子的问题都能一一作答，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边走边交谈，不觉来到一道石墙的小门，那是古城的入口处，由此再攀登一段石阶，就是古城南部高地的一块平台。当我们迈上最后一个台阶，攀登至高台顶部时，周围游客见上来两个气喘吁吁的老人，立刻为我们鼓起掌来。终于到了我们神往之地。

伫立在高台上，整个古城一览无遗。以马丘比丘命名的古城建在马丘比丘和瓦伊纳比丘两座山峰的山脊上，周围又有更多高山怀抱，终年云雾缭绕；城池依山从南向北层层延伸而上，背靠巍然耸立的瓦伊纳山峰，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相映生辉，融为一体。时值中午我们到达古城，太阳当空，云雾散尽，在明媚阳光下眼前呈现的这幅美景，比图片中看到的更美丽壮观！在印第安文化遗址中，人文历史和自然如此完美融合并被完好保存下来的马丘比丘可能是独一无二的，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人文历史和自然双重遗产。

然而不难想象，在这幅美丽宁静的画面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马丘比丘并不是自然衍生形成的普通群落，而是需要组织动员庞大劳力，通过经年累月的协作建造方能完成，其设计布局也反映了这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整个城池分为城市区和农业区两大部分，方圆9万平方米的城市区筑有高大围墙和沟壑，与分布着梯田和农舍的农业区相分隔。城市内部以中央广场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区：西区地势居高，也称“上城区”，神庙、宫殿、贵族宅第聚集于此；东区地势较低，亦称“下城区”，分布着普通住宅、仓库及其他设施，与上城区相比这里的房子粗糙矮小。全城还建有完善的供水系统，水池、水渠皆用岩石或直接从岩体中雕琢而成，引高山泉水，供饮用、沐浴和灌溉之用。全部遗址由150多座建筑物组成。^①显然，这样一个用巨石建造的宏伟工程，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强大专制政府，

① [美] 芭芭拉·A. 萨默维尔著，郝名玮译：《印卡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页。

断难完成。据记载，马丘比丘正是在帕查库蒂统治时期开始兴建的，前后耗时近百年。

在向导带领下，我们沿着石阶古道，逐一参观了遗址的主要建筑物。最令我惊奇的是全城建筑物整体保持完好，尽管原有的坡面茅草屋顶已荡然无存^①，但巨石垒成的墙体巍然屹立，一排排尖尖的山墙直指天空，鳞次栉比，依然可见当年壮丽景象。“断壁残垣”是古代遗址中常见的现象，马丘比丘古城历千年风雨和地震的袭击，建筑物却呈现“墙不倒”“壁不残”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那么，印加“建筑学”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呢？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把印加人的建筑技术称之为“垒石法”^②。垒石法乃是古今各民族在建筑中普遍采用的做法，它仅仅是对建筑方式的一种描述，并不能解释眼前印加人这般高大的墙体“不倒塌”“不断裂”的现象。我一边向那位资深导游发问，一边留心观察，仔细比较，突然若有所思，发现印加建筑工程中的奥秘，似可概括为两大独特技术：“拼接术”和“榫接术”。

一项是“拼接术”，主要用于多边形石块，就是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块打磨后拼接起来。使用这种技术，不需要施用灰泥，依靠石块间对缝契合，相互支撑，即可经受来自不同方向的冲击力而不致移位或脱落。坐落在神圣广场上的主神庙是用白色花岗岩砌成三面围墙一面向广场敞开的高大建筑物，东西两面侧墙皆以巨石为底，石块间对缝严密，看上去整个墙体完好如初。导游在这里停下脚步，面对石墙用手比比划划，边讲边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石头示范，一块呈石斧状，用于把石料凿平取直，另一块是坚硬无比的深色矿石，用来加工磨光。导游讲述时露出了一脸自豪的笑容。在神庙后墙，我例外地发现有一处长长的裂口，“拼接术”怎么在这里失效了呢？再仔细观察，原来后墙中央设有一个大祭台，同时用作背墙基石，祭台造型平整，裂口正发生在与祭台垂直平行而未能起到相互咬合的相邻墙面上。这恰好证明，一旦离开奇巧的“拼接术”，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另一项可称为“榫接术”，主要用于相对规整的四边形石块。用这一概念来总结印加建筑技术，笔者在参观马丘比丘时仅有初步意识，后来观摩了库

^① 古代印第安人具有高超的制陶艺术，但不知制瓦和“拱顶”技术，从普通民居到宫殿神庙皆以茅草作顶，因而文化遗址上的建筑物无一例外呈“秃顶”现象。

^② 沈小榆著：《印加的智慧——安第斯高原的太阳之子》，台北：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290页。

斯科太阳神庙后才明确起来的。因为马丘比丘墙面完好，你无法看清石块间内部是如何接合的，只是在参观三窗殿时，导游讲到了巨石上下之间采用凹凸形状接合的方法。三窗殿位于神圣广场东侧，因巨石砌成三扇梯形大窗而出名。窗户朝东，太阳升起时，光线正好直射进殿堂之内，故而有人说这也是纪录太阳运行的观察台。三扇窗户都很大，皆用较为平整的巨石砌成。导游解释说，石墙之所以能够经久不塌，就是因为石块的上表面轻微凹进，成盘碟状，下表面则向外凸出，使上下石块稳固结合。地震时即使一时把石块震起，也会回落原位。

更令人惊奇的是位于西区中部的太阳神庙。墙面呈半圆形的神庙，建立在从山体上突起的一块大岩石上，可能因太阳神地位显赫，建筑工艺讲究，墙体打磨平整。作为基座的巨石之下有一洞穴，看上去这座神庙就成了“悬空寺”。可以想见，地震时这里必定是地动山摇，乱石滚滚，可这座“悬空寺”千百年来安然无恙，完好无损，想来一定是巧妙采用了“拼接”和“榫接”两种相结合的技术，达到了稳如泰山的效果。太阳神庙、三窗殿、主神庙以及途中参观过的拴日石被公认为马丘比丘四大标志性建筑。我也曾怀疑这些建筑物是否经过了修缮复原，后来找出1910年耶鲁大学宾汉教授意外发现这处遗址时的照片^①，两相对照可见并无二致，更激起了笔者对印加人建筑艺术的由衷钦佩。

就这样一路走来，边走边看边讨论，不知迈过了多少级石阶，并没有原想象那样劳累不堪。周围游人渐渐少了下来，我们加紧了脚步，为了赶上最后一趟回程车。夜晚，留宿于欧雁台，入住一家别墅式宾馆，床上铺着厚厚的被子，惊觉高原的夜晚已进入冬季！

高原古都库斯科

第二天用过早餐后乘小巴直奔库斯科。欧雁台地址和海拔介于马丘比丘与库斯科之间，在此留宿是为了逐步适应库斯科的高原气候。小巴一路爬坡，当翻越一座3700米的高山时，我出现了头晕胸闷的症状，吞下了一颗药丸后症状逐渐消失，库斯科也近在眼前了。

^① [美] 戴尔·布朗主编，段长城译：《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1页。

库斯科城位于安第斯山海拔 3400 米的峡谷中，12 世纪初印加人开始在这里定居。15 世纪帕查库蒂统治时期开疆拓土，奠定帝国大业，同时重建库斯科，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居民达到 10 万人。^① 库斯科地形高低起伏，印加人依据他们的观念采取直角形设计，建有中央广场，并沿四个方向修筑道路，把库斯科与全国连接起来，库斯科一词的含义即“大地的中心”。16 世纪西班牙入侵后，库斯科建筑严重被毁，但作为帝国首都的遗迹仍处处可寻。

在库斯科，最有代表性的印加建筑当数科里钦查太阳神庙和萨克萨瓦曼城堡，我们首先来到了著名的太阳神庙。太阳神庙坐落在中央广场东北方向的一个中心区域，由一幢主要建筑物和五幢次要建筑物组成，四周有黄金镶边的围墙环绕，分别供奉太阳神、月亮神和其他神灵。宏伟的神庙建筑耸立在高大的金字塔形台基上。在每年 6 月的印蒂赖米节（Raymi），都要举行盛大的太阳祭，清晨时分库斯科城就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到中央广场上来。太阳刚一露脸，全场便欢声雷动、鼓号齐鸣，全副盛装的印加王带领民众面向太阳顶礼膜拜。随后，印加王率王公显贵前往太阳庙祭拜。太阳祭是印加人最为重要的宗教庆典。^②

然而，原有的太阳神庙早已不复存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库斯科后，首先摧毁的就是印加人的这座神圣祭祀中心，并在其废墟上建起了圣多明各教堂；赖米节被禁止，欧洲人的上帝代替了印加神祇。^③ 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将神庙建筑全部拆除，而是利用了原有的巨石砌成的金字塔形高大座基，神庙墙面也被改造利用，隐设在教堂庞大的建筑物中。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被强行糅合在一起。但在 1650 年的一次大地震中，代表着强势文化的西班牙建筑轰然坍塌，代表着弱势文化的印加建筑却安然无损。当然，当权的殖民者依然照旧重建。然而，在 1950 年一次大地震后，秘鲁人积郁已久的不满情绪也像地震一样爆发出来，坚决反对官方再一次照老样重建，最终迫使当局改变方案，把重点放在对印加建筑物的保护上。从那以后，虽然教堂外观得以保持，

^①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50.

^② [秘鲁] 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著，白凤森、杨衍永译：《印卡王室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418-424 页。

^③ 如今秘鲁又恢复了古老的节庆赖米节，每年 6 月 24 日即冬至日，在萨克萨瓦曼古堡遗址举行盛大的太阳祭。

但教堂和修道院的部分建筑被拆除，突出了印加神庙墙体的位置，并配以实物和图片展示。于是，这座当年因用黄金装饰而有“金宫”之称（“科里钦查”意即金宫）的遗址，成了名副其实的“印加故宫博物馆”。

进门之后，明显感受到太阳神庙的原有格局已被破坏，神庙著名的“金银花园”改建为庭园，周围建有欧式回廊，十字架高竖在醒目位置。我们的脚步没有在那里停留，径直来到了神庙遗址展示区。虽然事先就知道神庙建筑十分精美，可站在一道道迷宫一般的印加墙前，笔者仍然深感意外。印加建筑通常采用多边形石块拼接，注重坚固实用，并不刻意追求美观。但这里看到的是，块块墙石切割整齐，呈规正的四边形，墙面用砂石精细磨研，平整光滑。笔者脑子里立即闪现出问题：脱离印加式多边拼接术，采用方方正正的四边形石材，墙体能持久稳固吗？为什么地震中欧式建筑坍塌无遗，而印加建筑却巍然屹立呢？再细看陈列展示的实物模型，我恍然大悟。原来太阳神庙建筑采用了更为神奇的“榫接”技术，墙石的上下左右四面都打磨成榫卯结构。尚不清楚是否每块都做了如此加工，但可以肯定至少关键部位的石块进行过这般精细的雕琢，有的甚至采用青铜构件加以固定。榫卯连结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方式，抗击力强，地震中可以经常见到墙塌而梁柱不倒的现象，是一项极为精巧的发明。但印加人把榫卯技术应用到石质结构上，并把这种结构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使西式现代建筑相形见绌，不能不令人为之惊叹。

接着，我们来到了神庙祭祀主殿。当年主殿上供奉着金制圆盘形太阳神，墙面皆以金板镶饰，金碧辉煌，连各种供品也由黄金制成，如今这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我注意到祭殿中央一个特制的大壁龛，四周打有一排洞孔，显然是用来放置太阳神像的，每个洞孔比手指还粗，可见当年的金制神像和装饰板都有足够的分量。史书记载，西班牙人从墙上剥下700块金板，皮萨罗的助手形容其为块块“好像大箱子的木板”，每块金板都可熔铸成4磅半的金锭。^① 这座博物馆显然也成了殖民者的罪证展。环顾四周遗留的残迹，无形中更能体悟到印加人后裔——秘鲁印第安人不时表露的民族情怀。

中午，匆匆用过午餐，来到了著名的萨克萨瓦曼古堡。^② 据记载，库斯科城是依照美洲豹的形状设计的，自北向南呈长条形的城池为豹身，位于北郊

^① [美] 戴尔·布朗主编，段长城译：《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② Erick Mango A., *Cusco*, 2014, pp. 16-21.

外2公里处高山上所建的城堡则是豹头。^①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足以显示作为首都重大防御工程的城堡，其位置之险要。登上高处综观古堡全貌，果然雄伟无比，龙盘虎踞，气吞山河。建于海拔3700米高处的古堡占地约4平方公里，主体由上下三道“之”字形围墙组成，顺着山势一道比一道高。每道墙高约18米，最外一道长540米。整个古堡建筑共用石料达30多万块，皆用千斤以上的巨石叠成。第一道石墙更加雄伟，所用都是最大石块，其中一块高达8米，重量超过200吨，非亲眼看见，难以置信。这些巨石表面只做粗糙加工，几乎仍保持其原始形态，但每块岩石的接合面都经精心打磨，各边对缝拼接，紧密咬合，稳固异常，经历千百年而岿然不动。殖民者捣毁这座古堡时，未尝不想一举清除遗址，还可动用这些石料兴建教堂。但他们站在巨石前无法想象印加人是怎么从远处将巨石搬运过来的，当然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把它搬动运走，只得望石兴叹！

古堡围墙内高处有三座塔楼，基层呈放射状的圆柱体主塔雄踞中央，内有温泉，供国王使用；两座用于驻军的正方形塔楼，守卫在左右。古堡地下用石头砌成的网状地道，与三座塔楼相通。这座古堡气势宏伟壮丽，结构新颖而复杂，堪称古代美洲最伟大、杰出的工程之一。可惜三座塔楼早已被毁，地面上只留下马赛克基座图形，原有的精致墙石可能体量较小，被殖民者搬运去建造教堂了。

萨克萨瓦曼古堡在建筑上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比如，当年印加人并没有精密量具，不可能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块在施工前打磨好再行拼接，只能在施工过程中加以雕琢修正。有研究者称之为“试错法”^②。可“试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抬放和挪动石块，而每块巨石重达几吨以上，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人力和石器工具完成拼接，达到石块间各边对缝严密而刀片不入的神奇功效，印加人究竟使用了什么绝招？还有，这些巨石从山体上又是如何开采并搬运至萨克萨瓦曼山头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建筑学各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至今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傍晚时分，我们告别古堡，结束了这次安第斯山之行，乘飞机返回利马。

^① 有的学者认为此说并非可信，参见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50.

^② 沈小榆著：《印加的智慧：安第斯高原的太阳之子》，台北：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298页。

在机上，透过云层，连绵不绝的安第斯山仍清晰可见。别了，安第斯山，孕育了印加文明的圣地！

印加帝国的崛起之谜

马丘比丘古城、库斯科太阳神庙、萨克萨瓦曼古堡等一个个遗址，折射了印加帝国当年的辉煌。那么，印加帝国百年间是如何从一个小部落崛起为一个地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五国疆域的庞大帝国的？这似乎成了古代美洲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印加人自己解释说，他们的全部本事都是天父太阳神印蒂所授。显然，这是印加人为了美化自己编造的神话。^① 学界通常的说法是印加人尚武好战。印加男子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依照米达制轮流应征入伍，盛极时国家拥有精兵 20 万。^② 他们之所以称雄安第斯高原，全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因而被称为“新世界的罗马人”。^③ 武力无疑是印加帝国崛起的重要条件。然而，秘鲁高原上兴起的众多部落均尚武好战，有的还比印加强大得多。历史上曾有一个叫昌卡人的强悍小部落发兵进攻库斯科城，坐镇的印加第八代国王未经交战即弃城而逃。可是，为什么是印加人而非其他部族最后胜出并称雄安第斯山呢？

印加人能够从众多“武林高手”中脱颖而出，恰恰在于他们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通过战争积极广泛地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蔡元培先生说得好，“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④ 人类文明正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古代世界，由于高山大海的阻隔，民族间少有经常性交往，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一是贸易，二是战争。安第斯高原交通闭塞，相互隔绝，很多部族没有市场和商人，印加人也从不与相邻部族进行贸易活动，这样就堵塞了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而由战争担负起文化交流主渠道的作用。印加人利用了战争这一特殊形式，充分发

① [英] D. M. 琼斯、B. L. 莫里努著，余世燕译：《美洲神话》，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 年，第 207 页。

② [美] 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著，左晓园译：《秘鲁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 20 页。

③ [美] 威廉·福斯特著，冯明方译：《美洲政治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9 年，第 28 页。

④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06 页。

挥其文化交流的功能，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向对手，包括已被打败臣服的民族学习。安第斯文化源远流长，生活在沿海地区或高原山地的安第斯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在制陶、纺织、冶金及建筑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印加人不同，在安第斯高原乃是后起的无名之辈，既无经济实力，亦无文化优势，一小二贫三无长技。印加人之所以后来居上，就在于它善于广泛吸取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不断壮大自己，战场上的英雄甘当文化上的小学生。

曾先后在高原和沿海地区建立强大国家的奇穆人和瓦里人，成了印加人学习的重要榜样。奇穆帝国在海岸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带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广开农田，成效甚大。首都昌昌城一度发展为南美最大城市之一，人口近10万。^① 印加人把奇穆人的灌溉技术广泛应用到高原山地，凿石开渠引水，兴修梯田。瓦里人曾统治包括库斯科在内的广大高原地区，是最早用石头而非传统土坯垒墙造城的民族，其首府皮基利克塔规划有序，建有高达15米的建筑物，皆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加灰泥砌成，再用黏土和石膏灰抹平。库斯科原是印加人一个荒凉的小山村，后来建城时，宫殿庙宇仅用散石、泥土砌成，多为简朴的单间居所。到印加帕查库蒂时期，瓦里帝国已经衰亡，他借鉴瓦里人的城市设计规划重建库斯科，但大型建筑全部采用石材打磨对缝砌成，不施灰泥，工艺已远非瓦里人可比。其石材切割打磨技术来自库斯科南部的蒂亚瓦纳科人，那里曾兴起一个强盛的帝国，以拥有高超的巨石建筑艺术而闻名，后来也走向了衰落。印加征服蒂亚瓦纳科人以后，特意把那里的石匠和建筑师请到库斯科作指导，印加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采石、加工和营造整套建筑工程技术。我们在参观马丘比丘、库斯科神庙和萨克萨瓦曼古堡时，导游特别介绍说，这些巨石建筑都是在蒂亚瓦纳科的建筑师现场指导下修建的。

印加人在征服奇穆人的过程中对其工匠倍加保护，因为奇穆人是制作黄金和青铜器的能工巧匠，后来库斯科太阳神庙里那些精美的黄金制品都出自他们之手或用其所传技艺制成。大型工程需要众多的劳力，奇穆人曾创建了米达制来征用劳力，印加人从奇穆人那里继承了米达制度，除用来征集劳力建造大型工程外，还应用于在全国征兵以建设强大的军队。因而，有学者评

^① [美] 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著，左晓园译：《秘鲁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9页。

述道，印加人成了自己附属国的“门徒”。^①

然而，印加人没有满足于充当“门徒”“学生”的角色，而是在模仿他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创造，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对“巨石文化”的创造。安第斯高原山高峰险，气候多变，灾害频发，生存条件险恶。能否应对这种自然环境的挑战，创造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都与“巨石”密切相关。印加人用“巨石”创建了马丘比丘、太阳神庙和萨克萨瓦曼等宏伟工程，其闻名于世的梯田水利灌溉系统和道路驿站系统这两大工程也是以“巨石”为基础建设而成的。

印加人开山凿石，大力建造梯田。梯田从山下岩石坚固处用巨石叠起第一道基墙，有的基墙高达5米。石墙内先用散石填底，其上铺以砾石，砾石之上再铺沙子，最上层则用肥沃黑土填平，然后逐级向上修建。越向上造田面积越狭小，直至顶层仅能播种三行玉米。结构坚固的梯田既可阻挡水土流失，保持肥力，也可防止山体滑坡等灾害。印加人仅在库斯科地区修建的梯田就达25万亩。与梯田相配套的设施是水利工程，源自高山的泉水通过明渠或地下管道流入层层梯田。采用地下管道是为了防止泉水在烈日下蒸发，类似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石雕水渠工程精细，配套完善，终年流水不断。梯田灌溉系统造就了印加先进的集约农业。1983年，一位美国农学家做过一次实验，修筑印加式梯田种植他们的传统作物，结果令人大为惊奇，出产的马铃薯比一般产量高出3倍之多。^② 印加及其他各族人民经过不懈努力，把原来山峦嶙峋、灾害频发以致寸草不生之地，改造成了梯田层叠、流水潺潺、羊驼漫游的绿色家园。这番景象若非身临其境亲眼所见，是想象不到的。很多梯田仍为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秘鲁人沿用。密集的灌溉农业支撑起生产者、庞大军队和众多非生产人员以及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

遍及全国的道路工程是印加人应用巨石建筑技术取得的另一项巨大成就。印加人以库斯科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全国南北的两条主要大道：一条沿山而建，一条沿太平洋伸展。印加人劈山开路，填沟平壑，在山崖边砌护墙，在沙漠地筑堤道，逢河流峡谷架设吊桥，最后在全国建成四通八达总长2万余公里的道路网。沿途建有驿站（称坦普）和仓库，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和军事装备。道路和驿站系统的建成便于迅速调动军队和物资，“飞毛腿”信使则以接

^① [美] 戴尔·布朗主编，段长城译：《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② [美] 芭芭拉·A. 萨默维尔著，郝名玮译：《印卡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页。

力方式下达国王旨令和传递信息。印加道路建筑系统宏伟浩大，被洪堡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可与罗马帝国最好的道路媲美”。^① 道路驿站系统为印加帝国庞大、高效的官僚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印加大道，就没有印加帝国。

“巨石”在印加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印记，最终打造并见证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印加文化集安第斯各民族文化之大成，并以“巨石”为主要特色。“巨石”建筑对印加人的意义犹如玛雅人的金字塔、中国人的长城。印加帝国崛起的奥秘正是在于印加人创建了代表安第斯最高文明水平的“巨石”文化，“巨石”造就的强大生产力为缔造印加帝国大厦提供了坚固的基石。

印加帝国在百年间迅速崛起的历史说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印加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安第斯各民族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从一个弱势群体迅速发展壮大，最后建成古代美洲最强大的帝国，并把安第斯文化推向发展的最高峰，创立了与玛雅文明特色不同但同样辉煌的印加文明。

同时，印加发展历史也说明：安第斯地区自然环境的闭塞性和商品贸易的不发达，难免会对文明交流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印加文明不仅与欧亚大陆文明基本隔绝，而且与相邻的墨西哥和中部美洲的文明极少交往，因而，安第斯地区长期处于没有铁器、没有牛马、没有使用车轮的“三无”世界，而且也无玛雅人那样的书面文字和书写数字系统。文化发展的这种封闭性导致印加文明始终未能超越地域文明的明显局限，最终阻碍了印加文明进一步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转引自 [美] 普雷斯科特著，周业谦等译：《秘鲁征服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